

九華金針

上官云飛



九 华 金 针

上官云飞著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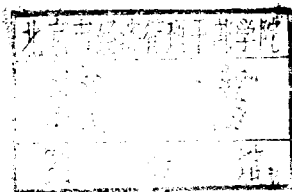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24758
57-12

九 华 金 针

上官云飞著

下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九 华 金 针

上官云飞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石家庄市西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数 印张:16.5 字数:36.8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7-303-02102-7/I·199

(全两册) 定价:9.30

内 容 简 介

二十年前，武林中出现一怪杰，自称“九华先生”打遍天下无敌手，一时独霸江湖，可出现不久就死了，但江湖传闻其将自己盖世神功，昔日威震武林的“七迟掌”“化身大法”及慑人心魄的“离心大禁制”等邪门功夫汇集于“九华遗书”，江湖群豪，人人欲得，可只闻其名，从未有人见过。

二十年后，“九华遗书”突然在衡山出现，传闻而且落在江湖四个怪物“雷、电、风、云”手中。天下江湖群豪，纷纷赶至，风云再起，动荡的武林又掀起一场漫天血腥杀劫。

江湖神医金针度命皇甫介之徒，英雄少年，获意外奇缘，偶得“九华遗书”，得地火之助连通八道经脉，生死关头，又以“断魄续脉”之法，金针刺穴之术使之人人生精力集中使出，打通十三道经脉，百毒不侵，以内家真气溶合于“九华遗书”之绝世神功，称雄武林，行侠江湖，纵横于天下。

武侠巨作，的确精彩，不容错过。

1/1/1/1

目 录

第一章	江湖女魔	(1)
第二章	天盲大阵	(71)
第三章	凌空刺穴	(139)
第四章	独目婆女	(189)
第五章	魔塔脱险	(237)
第六章	风云再起	(297)
第七章	祸乱江湖	(361)
第八章	寒山异客	(426)
第九章	了结恩怨	(491)

第一章 江湖女魔

十月已是深秋，干冷的北风刮着满地飞舞的枯叶，萧瑟的林木间发出一阵阵索索之声，此时已近黄昏。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在林间响起，一匹白马缓缓走近，马上是一位灰衣少年，夕阳之下那少年面上虽微露倦容，但一双如明星似的双目还是那么有神。

倏地一拉马缰，白马停下脚步，刹那之间，林中只剩下落叶滚地之声。

不久一匹黑马凝立在他前面不远，一个青衣蒙面人双目正凝视着他。

蒙面人缓缓道：“吕飞扬吕公子吗？老朽等你很久了。”

被称为吕飞扬的灰衣少年沉默了一会道：“老丈是那位高人，怎不愿以真面目示人？”

蒙面老者乾笑了两声，道：“我家主人身受奇毒，请吕公子移步一治。”

吕飞扬吸了口气，缓缓笑道：“但不知贵主人是谁？”

蒙面老者伸手拍了两掌，一辆马车驰出，他淡淡道：“何必多问？去了你自然知道！”

吕飞扬双目向四面看了一眼，只见林中暗处人影幢幢，分明他早已被包围住了，他回首望着蒙面老者缓缓道：“我不去！”

蒙面老者好似一怔，道：“你——不去？”

他自忖以他的身份来请这么一个后生小辈，谅他也不敢不去，谁知吕飞扬就说不去，他缓缓地如此问着，但话语之中已是充满了杀机。

吕飞扬怎会听不出他话中充满威胁之意，他淡淡一笑，摇摇头道：“不去！”

蒙面老者用力哼了一声，坐下黑马向前走了一步，他沉声道：“你是真的不去？”

吕飞扬淡淡道：“先师遗命有三种情形不能治，第一是被威胁时不治，第二是被利诱时不治，第三是大奸大恶之人不能去治。”

蒙面老者大笑道：“令师金针度命皇甫介医术之精前无古人，他一生以这三点行事，武林对他也十分景仰，他教你也不错，但奇怪的是他一身武功为何一些也不传你，以你现在，不去治，可能吗？”

吕飞扬目光一闪，笑道：“先师不传我武功自然有原因，但这三件事我自信可守。”

蒙面老者大笑道：“人称吕公子外和内刚，果然不错，但如今我们只好请你委曲一下了！”

说完他回首大声道：“请吕公子上车！”

林中一匹马飞奔而出，一个蒙面人翻身下车，半跪向吕飞扬道：“请吕公子上车！”

吕飞扬冷地看了那人一眼，向蒙面老人道：“老丈如此请我去，我去了也不会治。”

蒙面老者不发一语，吕飞扬双眉微微一扬，暗想和此人争也没什么用，去见了他的主人再说。

上了马车，只见车夫一甩马鞭，马车向前疾驶而去，两面

飞窜出二十余骑快马，护着马车向前飞驰。

吕飞扬见状心中暗自诧异，以此等声势但不知这老者主人是谁，又为何不以真面目相示。

一阵冷月自东方升起，吕飞扬看了看方向，马车向东而去，正是向衡山去。

蒙面老者一语不发的伴在马车之旁！

寂冷的山林间，倏地响起了一声鸟叫，同时远处响起了一声凄长的惨叫声，一匹快马载着那声惨叫飞驰而来，在凄冷的月夜中令人感到分外恐怖。

吕飞扬一颗心好似被提了起来，他是金针度命皇甫介的独传弟子，各种场面见得也不少了，此时也不由自主的感到一阵心寒。

蒙面老者一摆手深喝道：“停步！”

二十余匹快马一起收住脚步，那一骑飞而至，一匹快骑奔过去，一把拉住那匹马，惨叫声中马上之人翻身落马。

吕飞扬不由自主的立起身子。

蒙面老者瞥了那人一眼，淡淡道：“已经死了。”

他说这话好似自言自语，又好似对吕飞扬说的。

吕飞扬没有理他，下车走向那人，那人也是用黑布蒙面，吕飞扬一手撕下他面巾，只见那人双目圆睁，眉心上一个血洞，满面血污，在月光下令人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恐怖。

是死了，没有救了，他内心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看来是这蒙面老人手下人杀死的！

他抬头望着蒙面老者，但见他仰首望着东方的冷月，一动也不动，好似在沉思什么事一般。

吕飞扬目光微闪，他才收回目光，蒙面老者倏地回过头来

道：“吕公子！”

吕飞扬抬头望着蒙面老者，他见蒙面老者目光之中好似带着三分恳求的神色，他心中一软，道：“老丈有什么吩咐吗？”

蒙面老者一手扯下面巾，面巾后是一张清曠的面容，他面上满带忧虑之色！

吕飞扬望着这老人，这老人看上去善良、谦和已极，但不知是谁？

老者沉默了一下，道：“老朽一生不求人，今日求吕公子答应我一件事！”

吕飞扬心中疑虑万端，想以此人的声势，在武林中必是有名之人，今日肯如此低声下气，此事必定不小。

他想着道：“老丈是否可以先将大名见告？”

老者缓缓沉声道：“老朽桑剑尘！”

吕飞扬闻言心下一震，他没想到眼前这看来如此善良谦和的老人竟是武林中闻名的冷面毒剑桑剑尘。

听说此人下手毒辣之至，他一柄淬毒钢剑，沾血无数，那么他的主人必是“洞庭梅氏”中的梅衣萍了。

梅衣萍听说也是手狠心辣，犯之无赦，“洞庭梅氏”武功之高江湖上少有人及，但奇怪的是“洞庭梅氏”专和武林中最盛的“金指门”为敌，刚才那人必是死在金指门下弟子的手中。

吕飞扬双眉微皱，桑剑尘可算武林中有名之人，他如此求自己自己怎能推辞？但他与梅衣萍据闻而定，都可算是大恶之人，自己万万不可替梅衣萍治毒，一时之间他意不知如何是好。

桑剑尘惨然一笑，道：“梅姑娘本不准我来求你，但我背她而来，今天你不答应也得答应，而且你不能说是我求你的！”

吕飞扬淡淡道：“我知你对主人忠心，但师命难违。”

桑剑尘不理吕飞扬，继续道：“金指门在前面拦着，这次易苍冥必到，我拦住他，你们冲过去，找到我师弟宗不邪就可以了。”

吕飞扬双眉微扬，他只听说过桑剑尘如何狠心手辣，但没想到他对梅氏如此忠心，不知此人为何落于邪道。

正想着，桑剑尘缓缓抬头，道：“人来了，你们快走！”

吕飞扬根本没答应，他不理桑剑尘，抬头只见前面一匹白马缓缓走来，一个白衣中年男子骑在马上。

白马走近，那中年男子双腿轻轻一夹，白马停住，他抬眼向场中人扫了一眼，吕飞扬见他面色微显苍白，面上毫无表情，冷漠已极。

他缓缓伸出双手，长袖一抖，双手十指除了左手小指之外全是金光闪闪的，那全是金指。

吕飞扬忍不住心下一跳，感到一丝恐怖。

中年男子冷冷道：“我是易苍冥，我门下弟子张正可是被你所杀？”

桑剑尘冷笑道：“金指门下之人遇我必死，我也不记得杀了多少人，你算在我名下也罢！”

易苍冥冷疑的望着桑剑尘，倏地放声狂笑，良久道：“你必是桑剑尘了！”

桑剑尘冷冷道：“不错，你师弟何海涵就是伤在我剑下，难得他未死！”

易苍冥心中大怒，但冷冷道：“听说梅衣萍中了常千毒的毒，她在哪儿！”

桑剑尘双眉一扬，道：“你想见她只怕没资格。”

易苍冥冷然喝道：“你好狂！”

他说着双脚一蹬马蹬，飞扑向桑剑尘，大袖扬起，金指点向桑剑尘。

桑剑尘冷哼一声，他一反手将长剑撤下，锵！的一声，一缕寒光一闪，长剑指向易苍冥咽喉。

易苍冥近年来在武林中傲然以一派宗主的姿态自居，他本来根本不把桑剑尘放在眼下，但这一剑桑剑尘出招又快又疾，他也不得不提防三分。

他右手一沉，食指向桑剑尘长剑点去。

桑剑尘岂不知金指门以指力之强冠绝天下，“碎玉十八指”天下无双，他长剑若被点中，必折为两段。

他剑一偏，反削向易苍冥手掌。

易苍冥一挑眉喝道：“好招式！”

他中指一弹，击向桑剑尘长剑。

桑剑尘心中一寒，他挫腕收剑，易苍冥冷哼一声，连连出指，桑剑尘连闪三剑，叮！一声，长剑还是被易苍冥一指点中。

易苍冥身形借势纵回马上，他心中也微惊，他刚才身在半空中，如果一点不中，只怕不但立时出丑，而且马上就被逼落下风。

桑剑尘面色惨白，他手持断剑端坐马上。

二人互视良久，桑剑尘回首向吕飞扬道：“吕公子！请别忘了我的话！”

说完他断剑一回，只哼了一声，便自马上摔了下来。

吕飞扬心下一寒，见他全身渐黑，显然长剑淬有剧毒？这一剑中了大血管，无法施救了。

其余二十余骑蒙面人目睹桑剑尘的武功都斗不过，他们

自知不敌呆立不动。

易苍冥冷冷扫了他们一眼，叱道：“还不快滚！”

赶车那人长笑道：“易苍冥，你看错我们了，梅氏之人没有一个苟且偷生的！”

说完他拔剑自刎，其他蒙面人也都一声不响，纷纷拔剑自刎。

吕飞扬呆在那，他没想到“洞庭梅氏”那么一个为武林不齿的姓氏，竟能得到这么多人的拥戴。

他心中不由自主的感到一阵难受。

易苍冥冷然大笑，望着地上尸体道：“都是亡命之徒！”

吕飞扬闻言心中顿起反感，目光一抬，冷冷道：“易大侠逼人就死当地居然还口出此言？”

易苍冥没想到吕飞扬会如此说，他微微一愣，一回首，只见吕飞扬那双如闪电似的双目正逼视着他，他不由自主地心吓一跳。

他冷冷道：“你可是吕飞扬？”

吕飞扬直觉地感到这易苍冥面目可憎，他冷淡地道：“正是。”

易苍冥望着他，吕飞扬虽不会武功，但他医术得金针度命皇甫介真传，在武林中也很得人望，他冷冷道：“你可是去替梅衣萍拔毒？”吕飞扬淡然道：“这事不用你管，这是我的事！”

易苍冥心中火起，但他对吕飞扬也不能如何，只有怒道：“我警告你，不准替梅衣萍拔毒，除非你想与我‘金指门’为敌！”

说完他一夹坐下白马，掉头不顾而去。

吕飞扬凝立当地，他望着遍地尸体，感到一阵惨然，他挖

了几个坑，将尸体埋下去，不觉天色已明。

他一夜未睡，闭目休息一下。

再睁眼时不觉已近正午，吕飞扬眼向四周看了看，见不远有两个中年汉子骑在马上凝视着他。

他扫了两人一眼，去牵回他自己的白马。

那两人还是瞪着他，一动也不动。

吕飞扬牵着马，又回头看了二人一眼，看起来这两个人是为他而来的了。

那两人互视了一眼，策马走向吕飞扬，一人伸出右手，只见他右手食中二指全是金色！

吕飞扬微微一愣，原来是“金指门”下，但不知所为何来？

那人见吕飞扬好似吓住了，他得意地一笑，道：“我们二人奉命来监视你……。”

话尚未说完另一个呀了一声，这人一抬头也面色大变。

吕飞扬抬头望去，只见远处一团黑影如飞而来，看不清是什么，看了一会才看出是一匹高大的黑马，上面一个黑衣人，那人衣服宽大已极，远远望去好似一片黑云掠地飞驰过来。

先一人匆匆拔出长剑，剑才出鞘只听咻的一声，那人惨叫一声，一支金色长箭贯脑而过，那人一手握着长箭自马背上翻倒下去。

另一人大叫一声，回身策马欲奔。

但又一支金色长箭如电一般射至，一箭自后脑贯至前脑而死。

吕飞扬虽是见过不少场面的人也吓呆了，来人与这儿大约尚有半里之遥，居然发箭中的，而且如此狠，他想都没有想到过。

他一个念头还没有转过来，那黑马已如疾风一般奔至。

那匹黑马壮健已极，比起普通健马高了有三分之一左右，他抬头一看，大出他意料之外的是那马上之人竟是一位少女！

那少女面蒙黑纱，但还是可以看出清如秋水般的美眸，那少女美得简直令他眩目，他不由自主地心中狂跳，面上感到一阵热气上冲。

那少女望着这为她面红的少年，她好似丝毫没有感应，冷淡地道：“你看来不会武功，你是谁？”

吕飞扬悄悄吸了口气，一刹那间他觉得他愿为这少女做任何事，他自感适才有些失态，他低下头道：“我叫吕飞扬！”

他低着头，只听到那少女淡淡的哼了一声，那声音之中好似七分不屑与三分轻蔑，他一时之间心中感到难受已极。

那少女哼了之后冷淡地道：“原来你就是吕飞扬。”

说完她目光向四面散乱的车马与马匹看了一眼，刹那间她语声变得冷酷的道：“桑剑尘他们呢？”

吕飞扬抬头，只是那一瞬间这少女的目光变得茫然，如秋水似的双眸之中射出三分惊恐无依的神色。

吕飞扬心下一跳，不由自主呀了声道：“原来你就是梅衣萍！”

他一直听说梅衣萍，但没有想到她竟是如此秀丽的少女，令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

他没想过梅衣萍是什么样子，但他没想到如此秀丽。

梅衣萍不耐道：“我桑伯伯呢？”

她已感到一种恐怖，但她还想有一线希望。

吕飞扬好似感到这少女的感情，他张了张口，想不把这坏消息告诉这少女，但也不容他不说不说，只好道：“桑老丈被逼自刎

身死了。”

说完他抬头望着梅衣萍，只见她目光迟疑，呆呆地坐在马上，泪水自颊边流下，目视前方。

吕飞扬望着梅衣萍，心中不由自主地也感到一阵难受。

良久，梅衣萍一扬眉，道：“在那儿？”

这三个字说得短促已极，吕飞扬直觉地体会得出她如此只是为了不让她心中的哀伤被自己看出来。

他抬头指着桑剑尘埋尸之处。

梅衣萍右手轻轻的一按马背，她拖着长长的黑纱，如一片黑云似的落至了桑剑尘墓前。

她凝立在那儿，吕飞扬只看得见她侧面，她口中轻念什么。

一会倏地她一扭身，身形飘回马背，她一抖马缰，黑马长嘶一声，掉头飞奔而去。

吕飞扬倏地想起桑剑尘说起梅衣萍中毒之事，他心中一惊，大声叫道：“梅姑娘！”

但梅衣萍坐下黑马已飞驰而去，吕飞扬翻上马，双腿一踢马腹向梅衣萍追去。

追了一阵梅衣萍早已不见了，吕飞扬只有放缓马步，但心中感到一阵惆怅，他想起梅衣萍时只见她双眸在脑海中翻动，偶而想起她那两箭，但那印象在他脑中占不了什么，只是一闪而过。

他想梅衣萍必是中了剧毒桑剑尘才会如此找自己，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她。

吕飞扬想着，此时他已感到腹中饥饿，停下马，坐在一棵老松之下取出干饼吃着。

吃了一阵，倏地听到一阵沉重的呻吟之声。

吕飞扬心中大感奇怪，他向呻吟声之处走去，只见不远处一个青衫文士半身埋在土中，那人面色青白分明中毒极重。

吕飞扬吃了一惊，此人将身子埋在土中正是利用土中寒身和本身功力来逼毒出体外，看来此人必是武林高手，但此时必是真气逆住了，已半晕过去。

他心念微动，看来此人并非坏人，他自怀中取出一根金针，走至那人身旁，一针自那人耳下“藏血穴”插入。

吕飞扬是金针度命皇甫介独传弟子，他医术之精只怕天下无出其右，“藏血穴”这一针正是助此人重新聚全身功力。

那人全身一抖，额上汗水滴下。

吕飞扬舒了口气，他这一针也是冒险之事，如此人功力不够，或另有内伤，这一针此人就将送命，但一下汗表示他已有救了。

好一会，那人面上青色渐退。

吕飞扬正要起身，倏地那人长啸一声，“啪”！一掌拍在吕飞扬肩头，吕飞扬只感到一股柔劲传入体内，他被打得在地上连翻了几个身。

他被摔的头昏脑涨，抬眼只见那人已自土中拔身而起。

那人一身已发白的青色长衫，但目光如电，面色如玉，丝毫不掩饰不住他的英气。

那人腋下挂着一一条死蛇，吕飞扬一看就猜到必是此人不慎在疗伤时惊动了这冬眠的蛇，所以才致真气逆了过去。

青衣文士望着吕飞扬，目光之中微带歉咎之色，他淡淡问道：“你是谁？”

吕飞扬立起身，此人必是怕他暗算所以才如此，他一掌之